

衣橱里，冬眠的裙

水木耳

因为身在高原，不能在每个季节里自由自在地以裙示人，我便在心底里生出对裙的无限向往和期待以及热爱。

闲暇时间，我在网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着，我浏览最多的就是那些服装的网页，我在那些缤纷的裙里徘徊不去。明明已经是不再年轻的女人了，却依旧小女孩一样钟爱着那些碎花、格子、蕾丝以及背心的裙。

夏天悄悄地到来了，这是一个裙的季节。打开我的衣橱记忆，关于一条条美丽裙子的记忆水一样充盈弥漫在我的空间里。

记忆中最早的一条裙子，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穿过的，大概是因为我小时候和学校教室墙上挂着的宣传画里的小姑娘特别像，同学们送我一个可爱的绰号叫“橡皮娃娃”。记得那时候我穿过的是一条普通的半裙，那条裙子有着奇怪的抽象图案以及红、绿、姜黄、黑色、白色等若干种丰富的颜色。后来这条裙子被送给了邻居家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我曾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在清晨叫她去上学的时候偷吃过她家桌子上的半块糕点，后来每次看见她，就会想起自己偷吃的往事，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半块发硬的糕点对一个孩子的诱惑，不亚于圣经中智慧果对夏娃的诱惑吧。那半块糕点的故事之所以能在长大的多年之后还记得如此清楚，完全因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贼，而那个时候穿的裙子也是我记忆中最早拥有的一条裙子。

第二条裙子也记得很清楚，一条黑白花色的百褶裙，在远离高原的地方，整整陪伴了我三个炎热的夏季，记得那

时候我有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纱的质地，是妈妈在老家给我买的。我在那个时节最经典的装扮就是纱短袖配那条黑白花的百褶裙，女同学们课间聚在一起常会用夸奖的语气称赞我的这身衣服……多年后去外地亲戚家，突然发现他们家的一个看起来很陈旧的沙发靠垫居然和我穿过的裙子花色一模一样，问过母亲，才知道母亲曾把我不穿的旧衣服打包邮寄给了那边的亲戚。看到用那条旧裙子改成的靠垫，心里没来由地亲切和熟悉，仿佛小时候的时光又回来了，那可是陪伴了我好几年，我初中时代唯一一条漂亮的裙子呢。

再后来，上大学、工作，我的裙子逐渐地多了起来，我已经不记得它们的样式质地和颜色了，那些裙子不停地被我淘汰和更换，有的裙子放在衣柜里，根本就找不到穿的机会，后来却发现已经不喜欢就被我逐渐地淘汰了。2000年6月，大学毕业离开上海的时候，室友陪我上街，在一家商场看中了一条蓝灰色亚麻质地的裹裙，那时候流行着各种花色和质地、类似于傣裙的这种裙子，学校里几乎人手一件。毕业回来我穿着这条裙子走在街上，不断有艳羡的目光向我投来，很多同学至今还记得我那时候的样子和我穿过的漂亮裙子。记得毕业回来上班后，有一次约了曾经的室友一起吃火锅，我们两个人一直从中午吃到了傍晚，并不在乎吃，而是怀着那样一种难以割舍的留恋心情在聊学校里那些说也说不完的快乐往事，毕业后一个宿舍亲如姐妹的室友们各奔东西，其中几位至今没有机会再见面。那条裙子，被我当成了在上海学习的一种纪念，后

来不再穿了，却始终不舍得将它淘汰，至今仍默默地挂在我的衣橱。

在学会电脑之后，我还曾经在网上海购过很多条裙子，最早是欧梦达、安书童，后来是裂帛，再后来就变成了艾米。偶尔，我也会在西门的商场里购买艾米的衣服。安书童的裙已经被我淘汰得差不多了，只有一条黑白花色的连衣裙还被保留着，艾米的裙子目前是我的最爱，那条蓝色的不规则的棉布休闲裙，已经被我穿了三个夏天，去年买的橘红色的花苞裙，还没有找到穿的机会，就那么安静地挂在衣橱里，未免有些可惜。估计今年，我也会给自己添置一两件漂亮裙子的吧，因为清爽而美丽的裙的季节已经到来了，我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心里蠢蠢欲动的购买欲望又在和口袋里羞涩的银子们开始了忽左忽右的争斗。

我还曾经有过好些背心裙以及背带裙，这个年龄，按说已经不适合再穿年轻姑娘们的服装了，可我依然不舍得放弃对它们的喜爱。

一条灰色的背心裙，长到脚踝，被我穿了好多个夏天，一直到我认为自己不再适合穿那样的款式才放弃。一条咖啡色的棉布背心裙，宽宽的休闲的样子，肚子上还有一个袋鼠妈妈的大口袋，为了穿它我还专门在网上买了一件米色的体恤去配它，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穿着它逛街呢，可是今年突然感觉已经不适合再穿了。一条银灰色的背心裙，是那种有点厚的拉绒，也是我喜欢的裙子之一，是多年前一个姐姐去香港出差回来送给我的礼物，穿了好长时间，前两年才被淘汰给亲戚家的小

姑娘。

去年夏天在去广州之前，我特地去了艾米的专柜，给自己买了两条棉布的连衣裙，薄、透而短，估计在西宁是找不到穿它们的机会的，可是在广州穿却很适合。我学会了像南方的女人们那样，穿着短短的棉布裙，光着两条腿，赤脚拖着一双凉鞋，逛街或者散步。傍晚的草丛里潜伏着那么多的蚊子，你根本看不见它们，却把我的血吸了个饱，第二天，我带着满腿满胳膊被蚊子叮咬出来的小包，领着孩子在广州城里漫无目的地瞎逛，孩子第一次学会了游泳，学会了怎样买地铁票，学会了在自动柜员机买饮料，第一次看到了大海，第一次乘坐飞机，从玄窗看满天棉花一样的云朵在城市和山的上面悠悠地飘……许许多多第一个，让孩子的那个暑假充满了快乐的味道。

衣橱里很多条裙子，但我却几乎没有过过色彩鲜艳的裙，打开衣橱总是清一色的黑灰白，最鲜艳的一条裙子还是去年买的艾米家的橘红色的花苞裙，一直鼓不起勇气去穿那种柔媚的颜色，仿佛我已经忘记了自己身为女人也该有柔情和娇媚的一面，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找到去穿它们的勇气。

对于青海的女人们来说，一年中可以穿裙子的季节是那么地短，无数的裙，在那些扼杀女人美丽的寂寞的冬天里被蛰伏，这让我无比地羡慕着南方的女人们，她们在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尽情地展现她们身为女人的美丽和优雅，不能不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也想说，我老了

权翠芳

一场乱七八糟的婚礼之后，NJ一家的生活状态渐渐呈现现在我们面前：岳母中风昏迷；太太为了让心灵宁静下来而去山上“修炼”；上高中的女儿婷婷对外婆的昏迷始终心存内疚，恋爱谈到一半发现自己是替代品；八岁的儿子洋洋常被女生捉弄，热衷于用照相机拍摄别人的后脑勺，却在外婆的葬礼上说出“我也想说，我老了……”真是道尽人世悲凉。

至于NJ自己，身为公司部门主管，因为本性善良和诚实，被公司同事和朋友认为“太老实”，在尔虞我诈的商战中疲惫不堪。不着调的小舅子、昏迷在床的岳母、一大堆的麻烦事……这一切需要他一次次深呼吸后，去耐心应付。所幸他已经是个成年人，有着成年人该有的老成持重，生活才得以一天天正常下去——否则一切都是悲剧了。婷婷轻声问昏迷的外婆：“为什么，这一切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少女的眼睛清澈见底，看见的却是隔壁单亲母亲与女儿的老师厮混、学大提琴的莉莉与“胖子”恋爱的同时与别人交往；十七岁的“胖子”因为怀疑莉莉与她的老师有不正常关系而杀了那个老师……

台湾导演杨德昌总是善于不动声色地向观众呈现当下城市生活的画面。《一一》延续了其一贯的风格。甚至，电影的背景声音没经过太多处理，杂乱的市声、人声，成了电影中人物活动的底色。喧嚣、忙碌、疲惫、奋斗……是城市生活的关键词，可这一切，是“真实”的吗？是遵从自己内心声音而做出的选择，还是在生活面前力不从心的被动接受？我想，有时候，人还是可以做出选择的。比如，面对曾经深爱的初恋女友，NJ还是选择转身离开。比如，八岁的洋洋说：“你们看不到自己的后面，所以我拍给你们看。”——有时候，是应该想想自己看不到的“后面”究竟有些什么。

可悲的是，大多数人，其实就这样毫无选择地被生活裹挟着，所以，一切都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所以，人还未老，心已沧桑。

“久旱迎甘霖”，今年农历谷雨第二天的深夜，很久没下雨的青海大草原终于盼来了雨露的滋润。

因“阳光工程”建筑技能培训，前不久我应聘赴泽库县宁秀乡任教。早上六点多我出门晨练，只见视野开阔的大草原，经过昨晚的阵雨，一夜之间变成了青黄色的地毯，极目远眺，北方的山上，已经覆盖了皑皑白雪。

已到立夏的青海大草原，据牧民们说，往年的这个季节，草原已经变成了绿色的世界，但今年的春天这里出现了多年罕见的大旱，因严重缺水新草迟迟不能长出。

我顺着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向西北方向的草原上慢跑过去，雨后草原的清晨，虽然

另一种姿态

黄昏的脸阴沉下来
满地的垃圾被风抛向空中
我本来是想出去散步的
我扫兴地坐在阳台上
把目光还给黄昏下阴暗的窗台

一只不知名的鸟儿
看到批发市场空无一人
它心惊胆战地觅食
我百无聊赖地感慨

鸟儿习惯了自由自在
它不会因为我一个轻微的关怀
来赌它的未来
它的警惕与戒备
时时安抚着我的不安
但我一点儿也不想挣脱

大概

大概是在春天
大概是在故乡的庭院
大概是在午夜的黑沉里
大概有雨水肆意溃散
大概有风迂回在没有拐弯的巷口
大概有一只老鼠在偷偷觅食
大概有母亲趴在缝纫机上飞针走线
大概有父亲吐出的烟圈在头顶茫然
大概有我在梦中遇见了大片大片的红枸杞
大概有馋嘴的大妹惦念她明天生日的一

草原的早晨

跃林

气温较低但空气湿润清新，脚踩在草地上就像踩在地毯上一样柔软舒适。房东家养的一条小白狗，不停地跟着我跑前跑后，我跑了千米过后停下来活动身体，并做深呼吸，清爽而纯净的草原空气直入我的肺腑。

瞧，那一个个不知名的小鸟，频频闪动着灰白相间的小翅膀，打着旋儿慢慢向天空升去，飞过千米后，又突然收起翅膀一头扎在草地上，小鸟嘴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喊叫声随着飞起落下的速度，时快时慢，非

常悦耳动听，这草原上此起彼伏的鸟叫声，的确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远处几个牧民家的牛羊开始出圈走向草原放牧，5匹枣红色的马儿跑过来看我晨练，虽隔着一道网围栏，可人和马儿近距离接触，却是那样亲切、自然。蓝天、白云、雪山、草原，雨后清晨的阳光照射在大草原上，草原的早晨真是太美了！在草原上晨练的感觉是如此地妙不可言！

清香组诗

块饼干
大概有舅舅的牛就在那夜生出了小牛犊
大概有小姨的爱情就在那个夜里跌入深渊

在清冷的夜里

在清冷的夜风里
我看不清一切却能清楚地
看清我的一切
它们能看清我脸上的尘埃
脚步的寸于
以及心底的岑寂
但它们不会嘲笑我的哭泣

阳光赐予我无限生机
在这样的夜里悄无声息地隐匿
我只有把仅有的一颗星星
当做唯一可以
信赖的知己
我抬头的时候，它就是
一把通天的梯子

在我的高原

在我的高原
先有一匹快马
驮着浸染雪色的云团
飞速奔驰
有一群藏羚羊紧随其后
躲过一群野牦牛与雪豹的厮杀
一只只大雁的鸣叫

以及低垂沙丘的触手可及
不能让它停下来
连我的呐喊
也不能让它们停下来

看着它们停不下来
我也想把我的这一生放开

惯性

几乎在每天的黄昏时分
沙尘会突然来袭
这天气似乎有了惯性
还夹带着焦躁、愤怒与任性
不由分说地将我们
抨击得哑口无言

为了赢得谁的钟情
你才出此下策
或许
你是在逼迫我们的眼睛
闭上后就再也看不到
人间的任何苦难

